

蘇軾〈子姑神記〉初探

安熙珍*

【目 录】

1. 序論
2. 蘇軾相遇的“子姑神”及其身世
3. 子姑神的願望與蘇軾的願望
4. 子姑神的真實身份
5. 我們如何看待蘇軾“子姑神”記錄

【摘要】

在〈子姑神記〉裡與蘇軾溝通的魂靈‘子姑’是擁有具體身世的故人，並且是具有一定才學與素養的婦女。她是作為冥界的一個冤魂，擁有通古曉今、預測未來的能力。子姑是朝代的延續過程中流傳非常廣泛的廁神，這位廁神的地位是其他廁神無法比擬的，她出現之後，其他廁神的地位就被取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信仰都十分活躍。在記錄並描寫子姑的眾多作家中，蘇軾就是很特別的一位，在北宋時期他的詩文記錄上子姑神是名實相符的幽魂；她的名字叫何媚，是從冥界下來跟生者溝通的冤魂。通過“扶乩”上出現的子姑神也許到處都有，但是蘇軾當時遇見的魂靈是有真實身份的一個幽魂。

【關鍵詞】子姑神；仙姑；紫姑；扶乩；幽魂；鬼魂。

* 檀國大學校 中國學專攻 教授 (china@dankook.ac.kr)

1. 序論

“子姑神”在中國民間信仰裡是一種廁神，也叫“紫姑神”。¹⁾不管名稱如何，在中國南方民間已成為一種民間信仰。有關子姑故事如劉敬叔《異苑》等在魏晉時期已經有記錄，很多的文獻裡都涉及有關子姑神的篇章。如：

“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云是其姑），紫姑可出。（《異苑》又云：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捉之覺重，是神來也。）平昌孟氏，嘗以此日迎之，遂穿室而肖其象，著以敗衣，蓋為此也。”（〈時序部十五〉《太平御覽》）²⁾

我們在這裡大概明白古代一個婦女在正室夫人的妒忌下正月十五日含冤而死。後來人們製作她的形象來邀請她的魂靈，那麼就所謂‘子姑神’出現。這是為了通過占卜知曉生人的吉凶，是一種‘迷信’的風俗習慣。死人的魂靈以附身的方式出現，跟生者溝通是否屬實？如果這是含有一定的真實成分，我們如何看待這些現象？我們無妨通過蘇軾的一些文章來探討這個問題。

我在這篇論文裡，主要探討蘇軾文章中的子姑神。蘇軾的詩文中關於子姑神的文章共有6篇。根據劉勤的研究，蘇軾的子姑神記錄有：〈子姑神記〉（1082年正月）、〈仙姑問答〉（1082年正月以後）、〈少年遊〉（1082年）、〈天篆記〉、〈是日偶至〉（1083年）、〈廣州女仙〉（1094年）等。³⁾在這裡應該要關注的是，大部分是蘇軾自己親身經歷的經驗。本研究通過探討蘇軾有關子姑神的記錄裡面的一貫性，討論蘇軾對子姑神占卜的觀點，以及其真實的意義。

我們首先在〈子姑神記〉、〈仙姑問答〉裡發現當地村民的占卜過程。蘇軾在參觀子姑神占卜時，不僅目視實際情況，而且與子姑神進行對話。那麼，蘇軾如何看待子姑神？我們可以分析蘇軾所留下的經驗與記錄。

蘇軾在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元月寫的〈少年遊〉詞序云：“黃之僑人郭氏，每歲正月，迎紫姑神，以箕為腹，箸為口，畫灰盤中為詩。敏捷立成。余往觀之。神請余作〈少年遊〉，乃以此戲之。”其詞為：“玉肌鉛粉傲秋霜。準擬鳳呼凰。伶倫不見，清香

1) 子姑的名稱又稱之為“紫姑”、“廁姑”、“茅姑”、“坑姑”、“坑三姑娘”等等。通過子姑進行占卜的叫“扶乩”、“扶箕”、“擲箕”、“扶鸞”、“揮鸞”、“降筆”、“請仙”、“卜紫姑”、“架乩”等的說法。

2) 《太平御覽影印本》，中華書局，1995。

3) 劉勤〈蘇軾紫姑書寫系年正誤〉，《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7卷第1期，2018年1月。

未吐，且糠粃吹揚。到處成雙君獨隻，空無數爛文章。一點香檀，誰能借箸，無復似張良。”⁴⁾蘇軾在這篇詞裡雖然諷刺其“空無數爛文章”、“無復似張良”但是把子姑神當作一個客觀人格體，進而後來整理有關子姑的現象時，卻鄭重的將其記錄下來。

子姑神現象在中國民間根深蒂固，是因為人們通過子姑神進行自身命運的占卜。單看上述蘇軾的詞作，我們知道人們在簸箕上插著簪子等可以代表婦女形象的首飾，在正月十五日在廁間旁邊焚香禱告並進行占卜。

明人劉侗在《帝京景物略》卷一〈春場〉中說：“正月……望前後夜，婦女束草人，紙粉面，首帕衫裙，號稱姑娘。兩童女掖之，祀以馬糞，打鼓歌馬糞薊歌，三祝，神則躍躍……。”清代《都城鎖記》中說：“燕都雜詠：‘敝帚掛紅裳，齊歌馬糞香；壹年祝如願，先拜紫姑忙。’註云‘正月用帚插花穿裙，迎紫姑神於廁，以占休咎。’”則是以畚箕或掃帚穿衣服代作紫姑。⁵⁾

這時子姑神就會降臨到掃帚或畚箕上。進行這一禱告儀式的人將安排兩個人（大部分是幼童）來握住畚箕的兩端，在事先準備好的沙子（或者灰粉）板上按照子姑神引導的畚箕來寫字。這種自動記述的方式由鬼神引導寫字時，一人在旁邊一個字一個字大聲念卜辭，另一人在旁邊記錄這些卜辭。這種占卜方式稱作“扶乩”。中國南方地區以及香港、臺灣傳承了這種占卜方式，現下依然流行。⁶⁾

蘇軾子姑神的第一個具體的記錄是他被貶到黃州一年後的元豐四年，與上述〈少年遊〉同一時期寫的。作品名為〈子姑神記〉，內容共有三個部分：一是迎神之後有關子姑神的身世記錄，二是蘇軾跟魂靈的對話，三是子姑神給蘇軾的一些詩句。⁷⁾

2. 蘇軾相遇的“子姑神”及其身世

爲了瞭解蘇軾〈子姑神記〉的內容，我們把文章可以分成共五個段落。

元豐三年正月朔日，予始去京師來黃州。二月朔至郡。至之明年，進士潘丙謂予曰：「異哉，公之始受命，黃人未知也。有神降於州之僑人郭氏之第，與人言如響，且善賦詩，曰，蘇公將至，而吾不及見也。已而，公以是日至，而神以是日去。」（〈子姑神記〉）⁸⁾

4) 張志烈主編，《蘇軾全集校註》詞集，河北人民出版社，p. 336。

5) 陳兵著，《生與死，佛教輪回說》，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p. 321。

6) 這跟歐美地區的“靈應盤Ouija Board”相類似。

7) 《蘇軾全集校註》，p. 1297。

8) 《蘇軾全集校註》，p. 1297。

這是〈子姑神記〉的第一段，文章透露出兩個信息：一是黃州郭氏家裡降臨子姑神，一是那子姑神說得預言符合蘇軾的行程。這裡的潘丙是黃州當地的處士潘革的第二兒子，是跟蘇軾關係親近的人。⁹⁾郭氏是郭邁，是從山東搬遷來居住黃州的僑人。蘇軾〈與朱鄂州書〉來看，他是一個很老實的人，所以後來幫蘇軾當會計進行拯救當地溺殺嬰兒的弊習。¹⁰⁾子姑神的降臨就在郭邁家裡出現的事情。按照上述的記錄來看，子姑神早就知道蘇軾將貶謫到黃州的情況，以及他按時到達黃州的情況。有關蘇軾貶謫到黃州的情況是黃州的一般老百姓不可能知道的信息。這就可能說明子姑神擁有預測未來的能力。

其明年正月，丙又曰：「神復降於郭氏。」予往觀之，則衣草木為婦人，而置箸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箸畫字曰：「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為伶人婦。」（〈子姑神記〉）¹¹⁾

這第二段記錄的要點是子姑神占卜過程，以及子姑神說的自己身世。在這篇文章裡描繪的比較簡單，而到現在流傳下來的占卜過程是，首先人們把畚箕裝成婦女的形象，並在畚箕最上端的嘴巴部分插住一根筷子。然後主持的人們一同禱告就魂靈降臨下來。這樣在畚箕上依附魂靈，輕輕把持畚箕的人按照畚箕上的筷子在下面的地板上自動動作寫字下來。這裡寫的內容叫做“附語”。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一中說：“舊俗，正月望夜迎廁姑，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以為嬉笑……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¹²⁾而在蘇軾的這一篇文章的附語上有一些信息。那個魂靈是：“妾，壽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知讀書屬文，為伶人婦。”就是說蘇軾在這占卜場景下不僅觀看整個過程，而且跟子姑神進行對話，由此知道了那位魂靈身世的一些信息。

唐垂拱中，壽陽刺史害妾夫，納妾為侍書，而其妻妒悍甚，見殺於廁。妾雖死不敢訴也，而天使見之，為直其冤，且使有所職於人間。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眾，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公少留而為賦詩，且舞以娛公。」（〈子姑神記〉）¹³⁾

在這第三段裡子姑神說明自己成為子姑神的經過，並訴說她冤枉屈辱的緣故。她本來

9) 按陳禮生的論文「“客”從何處來?—讀蘇軾記之一」，蘇軾〈雪堂記〉裏與蘇軾對話的老人就是潘丙的父親潘革。（『黃岡師專學報』，1987）

10)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p. 1416。

11) 前揭，p. 1297。

12) 諸雨辰譯註《夢溪筆談》，中華書局，2017，pp. 465-466。

13) 前揭，p. 1297。

是有學問的良家婦女，而丈夫被汙吏冤死，自己成為人家的妾之後，又被正室夫人在廁間裡殺死。而天使憐憫她，冥界把她安排到人間成為了‘子姑神’。“蓋世所謂子姑神者，其類甚眾，然未有如妾之卓然者也。”說明她自己是一位身世分明、水平較高的魂靈。蘇軾寫〈子姑神記〉後不久，他再次寫了當時的詳細情況。這篇文章比〈子姑神記〉還更加具體明確。

僕嘗問三姑是神耶仙耶。三姑曰：「曼卿之徒也。」欲求其事為作傳。三姑曰：「妾本壽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父為廩民，教妾曰：『汝生而有異，它日必貴於人。』」遂送妾於州人李誌處修學。不月餘，博通《九經》。父卒，母遂嫁妾與一伶人，亦不旬日，洞曉五音。時刺史誣執良人，置之囹圄，遂強取妾為侍妾。不歲餘，夫人側目，遂令左右擒妾投於廁中。幸遇天符使者過，見此事，奏之上帝。上帝敕送冥司，理直其事。遂令妾於人間主管人局。」余問云：「甚時人？」三姑云：「唐時人。」又問名甚？三姑云：「見有一所主，不敢言其名。」又問：「刺史後為甚官？」三姑云：「後入相。」又問：「甚帝代時人？」姑云：「則天時。」又問：「上天既為三姑理直其事，夫人後得甚罪？」三姑云：「罰為下等。」（〈仙姑問答〉）¹⁴⁾

這裡蘇軾的提問比較具體，問起“神耶仙耶”時，她說：“曼卿之徒也。”一般來說，“神”是天界的魂靈，而“仙”是冥界的魂靈。子姑神的回答說明她不是神靈而是鬼魂。石曼卿是比蘇軾上一代的詩人，而他成為鬼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因此她就是這樣回答的。歐陽修《六一詩話》說：“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驪去如飛。”¹⁵⁾這裡的子姑神說自己是“鬼仙”，也是“鬼魂”。¹⁶⁾她請蘇軾記錄自己的身世，說自己是唐朝的一個婦女。詳細而具體的身世，看來是事實。

按蘇軾的這篇記錄，何媚是唐朝壽陽郡人。壽陽是現在的山西地區。她出身在山東萊陽，而出嫁到山西壽陽在當地被迫害。有關子姑神的記錄，明朝陳耀文《天中記》卷四引用唐代《顯異錄》的內容說：“唐紫姑神，萊陽人也。姓何氏名媚，字麗卿，自幼讀書辨利。唐垂拱三年，壽陽刺史李景納為妾，妻妬殺之於廁，時正月十五日也。後遂顯靈云。”¹⁷⁾但是有關子姑神最早的記錄就是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五的文章：“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¹⁸⁾這裡氣憤而死的內容跟《顯異錄》以及蘇軾〈子姑神記〉的稍微不同。一個是南朝以前‘氣

14) 《蘇軾文集》卷七十二，p. 2314。《蘇軾全集校註》pp. 8289-8295。

15) 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2014，p. 271。

16) 《鐘呂傳道集》一章真仙云：“雖曰仙，其實鬼也”。

17) http://skqs.guoxuedashi.com/wen_1689d/38845.html

18) 《太平廣記》，中華書局，2014，p. 2327。

憤而死’的故事，另一個是唐朝被殺於廁，時期和方式不一樣。¹⁹⁾因此有人認為前一個故事的原型就是漢朝戚夫人的故事，而這些記錄是融合了兩個故事。²⁰⁾

子姑神的緣由，在這裡不得而知，無法證明。這是因為占卜過程上出現的魂靈往往把自己的身份說成他人。蘇軾子姑神記裡的子姑神也強調說“未有如妾之卓然者”。看來蘇軾當時還沒有讀過《顯異錄》，不然不會提問：“甚時人？”、“名甚？”等的問題。即，蘇軾〈子姑神記〉來看，蘇軾遇到的靈魂是一位叫做“何媚”，是被刺史夫人所害的女性魂靈。

3. 子姑神的願望與蘇軾的願望

分析蘇軾〈子姑神記〉的第四段之前，我們接下看〈仙姑問答〉的中段部分。

三姑因以啟謝云：「學士刀筆冠天下，文章爛寰宇。身之品秩，命之本常。朝野共矜而不能留連，皇王懷念而未嘗引拔。暫居小郡，實屈大賢。如賤妾者，主之愛而共憎，事之臨而無避。罪於非辜之地，生無有影之門。賴上天之究情，使微軀之獲保。何期有辱朝從，下降寒門。罪宜千誅，事在不赦。維持陰福，以報大恩。」又問云：「某欲棄仕路，作一黃州百姓，可否？」三姑戲贈一絕云：「朝廷方欲強搜羅，肯使賢侯此地歌。只待修成云路穩，皇書一紙下天河。」又問：「余欲置一莊，不知如何？」三姑云：「學士功名立身，何患置一莊不得。」又云：「道路無兩頭，學士甚處下腳？」再贈一絕云：「蜀國先生道路長，不曾插手細思量。枯魚尚有神仙去，自是凡心未滅亡。」（〈仙姑問答〉）²¹⁾

這一段對話中子姑神跟自己的處境相比較，已經看透了蘇軾的身世與前途，鼓勵蘇軾不要畏懼卻步。對蘇軾的客觀評估與預測的可信度較大。她用駢文方式回答，讓人覺得優美。她最後向蘇軾托付一個事情，就是把自己的怨恨身世做一篇文章來告知世人。

我們回到〈子姑神記〉第四段來看蘇軾對子姑所反應的描寫。

19) 中國志怪記錄裡還有類似的故事，如：“唐荊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冥司。縣丞張景先寵一婢。其妻楊氏妬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給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問也。」婢訟之於榮，榮追對之，問景曰：「公夫人病困。」說形狀，景疑其有私也，怒之。榮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廁。今見推勘，公試問之。」景悟，問其婦。婦病甚，具首其事。榮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厚加殯葬。婢不肯放。月餘日而卒。出《朝野僉載》”（〈報應二十八〉《太平廣記》）p. 916。

20) 宋力等，《中國民間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p. 424。

21) 《蘇軾全集校註》，pp. 8289-8295。

詩數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雜以嘲笑。問神仙鬼佛變化之理，其答皆出於人意外。坐客撫掌，作〈道調梁州〉，神起舞中節，曲終再拜以請曰：「公文名於天下，何惜方寸之紙，不使世人知有妾乎？」（〈子姑神記〉）²²⁾

由此看來與蘇軾對話的子姑神不可能是一個雜鬼而是一個“思維敏捷、言辭流利、能言善辯”的女性魂靈。她不但能詩善文，而且了解佛道神仙之理。並且她明白蘇軾是一位傑出的大文章家。蘇軾在這篇文章的最後面就提到了以下見解。

余觀何氏之生，見掠於酷吏，而遇害於悍妻，其怨深矣。而終不指言刺史之姓名，似有禮者。客至逆知其平生，而終不言人之陰私與休咎，可謂智矣。又知好文字而恥無聞於世，皆可賢者。粗為錄之，答其意焉。（〈子姑神記〉）²³⁾

蘇軾通過這一段對話中知道了這個子姑神本身是很有素養的人。她雖苦訴自己的痛苦，卻沒有顯露給她迫害的人的姓名和身份，不再提起人家的惡行。並且也對自己寫的文章很謙虛。蘇軾在這裡把子姑神當作一位人格實體，互相理解對方的情況，並安慰對方的處境。

另一個我們值得關注的就是子姑神寫給現場人士的詩句。子姑神用這些詩句來表達了一個魂靈的思想。

又〈謝臘茶〉詩云：「陸羽茶經一品香，當初親受向明王。如今復有蘇夫子，分我花盆美味嘗。」又〈謝張承議惠香〉云：「南方寶木出名香，百和修來入供堂。賤妾固知難負荷，為君祝頌達天皇。」又〈贈世人〉云：「贈君一術眇生辰，不用操心向不平。隱賄隱財終是妄，謾天謾地更關情。花藏芳蕊春風密，龍臥深潭霹靂驚。莫向人前誇巧佞，蒼天終是有神明。」又〈贈王奉職〉云：「平生有幸得良妻，此日同舟共濟時。蜀國乃為君分野，思余自此有前期。」又為〈琴歌〉云：「七絃品弄仙人有，留待世人輕插手。一聲欲斷萬裡云，山林鬼魅東西走。況有離人不忍聽，纔到商音淚漸傾。鴈柱何須誇鄭聲，古風自是天地情。伯牙死後無人知，君侯手下分巧奇。月明來伴青松陰，露齒笑彈風生衣。山神不敢隱蹤跡，笑向山陰懼傷擊。一曲未終風入松，玉女驚飛來住側。勸君休盡指下功，引起相思千萬滴。」（〈仙姑問答〉）²⁴⁾

蘇軾所面對的子姑神不但說話的內容有一定的品格，而且已擁有相當的文藝素質。最近劉勤在一篇文章中說蘇軾是跟子姑神以文學的男性的優越態度來進行對話的，而且蘇軾

22) 前揭，p. 1297。

23) 前揭，p. 1297。

24) 《蘇軾文集》卷七十二，p. 2314（《蘇軾全集校註》）pp. 8289-8295。

以士大夫自豪的態度流露出一些諷刺與揶揄。²⁵⁾ 袁丁也說蘇軾對待巫卜問題上存在矛盾心態。²⁶⁾ 這是他們對神鬼現象缺乏理解的偏見。當時蘇軾被貶謫到黃州不到一年的時候遇見這個占卜場景，哪有閑暇的心情以男性士大夫的想法蔑視女性魂靈的態度呢。蘇軾的心態應該是戰戰兢兢，極其小心的。²⁷⁾ 蘇軾當時不可能留下自豪感可談的文章。只有以誠懇謹慎的態度回顧自己的處境，只有打算退官耕田的念頭。

鬼神也有各種感情，如感謝或痛苦，有時寫詩跳舞。這裡的何媚現身的魂靈有明確的身世，也有一定的學問。她在大文章家蘇軾面前盡量顯示自己的文采。其詩句是當在場的人們一個一個獻詩答謝。對於茶水和焚香表示謝意，也對參與這場面裡一些人士的傳言等，都是現場上的應付之作。其詩句的水平來看基本上很平庸，並沒有詩歌獨有的比喻、含蓄、寄托或情景交融的韻致。只有字數與韻腳來直說自己想說的內容。這些顯然不會是蘇軾的杜撰或其他詩人的詩歌，而是何媚自己的詩句。

4. 子姑神的真實身份

郭麗在〈說“紫姑”〉的文章中把唐代以前的有關紫姑的7個記錄進行比較，得出子姑是或男或女的存在。²⁸⁾ 這個論證幫我們了解何為子姑神。這和種種記錄說明蘇軾遇見的子姑神雖然是女性，但是所有廁神不一定是女性子姑神，子姑神也不一定是何媚。為此我們無妨試讀蘇軾的下面一首詩。其題目是：“是日，偶至野人汪氏之居，有神降於其室，自稱天人李全，字德通。善篆字，用筆奇妙，而字不可識，云，天篆也。與予言，有所會者。復作一篇，仍用前韻。”《太平御覽》〈正月十五日〉以及《太平廣記》〈神異篇〉中的〈阿紫〉等都是把有關故事的魂靈寫做子姑神。但是蘇軾這篇記錄的魂靈不是何媚。

江淮間俗尚鬼。歲正月，必衣服箕帚為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惟黃州郭氏神最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年黃人汪若谷家，神尤奇。以箸為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為人，吾是以降焉。」箸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與予篆三十字，云是天蓬咒。使以隸字釋之，不可。(《天篆記》)²⁹⁾

25) 劉勤，〈試論蘇軾對紫姑神的矛盾態度〉，《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第40卷第6期，2018年11月。

26) 袁丁，〈蘇軾對巫術的矛盾態度〉，《平頂山學院學報》，第33卷第3期，2018年6月。

27) 鄭台業，〈蘇軾的貶謫與詞風之變化〉，《中國學》，第65輯，2018年12月 p. 245。

28) 《古典文學知識》，2010年第3期。

29) 《蘇軾全集校註》，p. 1299。

從上面的記錄來看，汪若谷家裡出現的是一個叫李全的男性魂靈。他留下了看不懂的文字。自己說‘天篆’，但是一般人認不出是什麼字體。奇怪的是這李全看到張炳時突然間把自己的身份換成另外一個人說自己是劉苞，並換個話題說話。這裡我們要關注的是“以若谷再世為人，吾是以降焉”這一段話。這裡的內容來看就有這個魂靈可以隨時更換身份的可能性。因為李全的魂靈一會兒看到在場的另一個人張炳之後就換了身分。

見黃之進士張炳，曰：「久闊無恙。」炳問安所識。答曰：「子獨不記劉苞乎？吾即苞也。」因道炳昔與苞起居語言狀甚詳。炳大驚，告予曰：「昔嘗識苞京師，青巾布裘，文身而嗜酒，自言齊州人。今不知其所在。豈真天人乎？」（〈天篆記〉）³⁰⁾

這裡的魂靈在一個場合上以兩個人的身份出現的。這裡的李全與劉苞可能是別無相關兩個人，或者是在不同時期做兩個人的一個魂靈。這個問題在蘇軾這一篇文章裡我們不得而知。這個時候在場的一個人提出疑問。

或曰：「天人豈肯附箕帚為子姑神從汪若谷遊哉！」予亦以為不然。全為鬼為仙，固不可知，然未可以其所托之陋疑之也。彼誠有道，視王宮豕牢一也。其字雖不可識，而意趣簡古，非墟落間竊食愚鬼所能為者。昔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民多往祠。其後漢武帝亦祠之，謂之神君，震動天下。若疑其所托，又陋於全矣。世人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奚必於區區耳目之所及，度量世外事乎？姑藏其書，以待知者。（〈天篆記〉）³¹⁾

在場的一個人提出懷疑時蘇軾說魂靈的世界跟人間不一樣，並提起漢武的故事來解釋其中的奧秘。長陵女子的故事在《史記封禪書》以及《太平廣記》卷第二百九十一。蘇軾認為魂靈的水平不是以生前的身份決定的，而是按照天上的等級來決定的。尤其李全的字體水平來看他在人間不一定是普通的老百姓。這裡我們注意的是蘇軾把這些魂靈看作是每一個都擁有實際人格的存在。

蘇軾一直以來認為，人死後成為鬼仙或魂靈，來世再投胎後做人，說：“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潮州韓文公廟碑〉）³²⁾ 蘇軾基本上沒有否定鬼神的存在。蘇軾特別收錄了8首鬼魂的詩，如；

“‘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中流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

30) 前揭，p. 1299。

31) 《蘇軾文集》卷十二，p. 407。

32) 《蘇軾文集》卷十七，p. 508。

‘江上檣竿一百尺，山中樓台十二重。山僧樓上望江上，遙指檣竿笑殺儂。’‘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爺孃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為灰不堪著。’‘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看。’‘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卜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

‘寒草白露裡，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與魯直、壽朋、天啟會於伯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夢中所作也。又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為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洞戶，忽為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荒花半落，松風晚清’。吾每愛此兩句，故附之書末。”（〈書鬼仙詩〉）³³⁾

這些詩中6首是《太平廣記》中的鬼仙詩，2首是出自《全唐詩》。最後兩句“荒花半落，松風晚清”也是出自《太平廣記》的。³⁴⁾這些種種材料來看，蘇軾並不否定鬼神的存在。甚至他對鬼仙的詩句進行評估說：“吾每愛此兩句。”

蘇軾對子姑神的記錄還有如下。

予頃在都下，有傳李太白詩者，其略曰「朝披夢澤云，笠釣青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於酒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有無，真不可以意度也。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降其室，自言女仙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於箕帚，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語，非紫姑神所能。至人有入獄鬼群鳥獸者託於箕帚，豈足怪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遊，其必有以致之也歟？（〈廣州女仙〉）³⁵⁾

這是女性魂靈降臨來寫詩的記錄。由他看來子姑神所創作的詩歌一般是平庸的，而這裡何德順家裡出現的魂靈是水平比較高的。他認為魂靈的詩歌也有水平高低的差異。

5. 我們如何看待蘇軾“子姑神”記錄

既然如此，我們如何看待蘇軾的這些記錄？蘇軾面前出現魂靈是不是實體，或者蘇軾

33) 《蘇軾文集》卷六十八 p. 2140。

34) 這是出自《太平廣記》〈鬼，崔書生〉。其他《太平廣記》詩句出處如下：“忽然湖上片雲飛，…”（《神，王法智》），“湘中老人讀黃老，…”（《樂，呂鄉筠》），“爺孃送我青楓根，…”（《鬼，劉方玄》），“浦口潮來初渺漫，…”（《神，王法智》），“荀得上峽日，…”（《鬼，臧夏》），“寒草白露裡，…”（《鬼，祖價》），“江上檣竿壹百尺，…”（《全唐詩》卷866-61），“酒盡君莫沽，…”（《全唐詩》卷862-17《木客》李公佐仆）

35) 《蘇軾文集》卷七十二，p. 2321。

杜撰寓言上的主人翁？下一篇文章是蘇軾對魂靈附身現象提出的一些觀點。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理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為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己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忽聞空中有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為不信，金釵在某所。」妻取得之，遂發喪。其後夫歸，妻迺反以為鬼也。（〈鬼附語〉）³⁶⁾

蘇軾基本上懷疑所謂“附語”的真實性，說諸多現象不一定是事實。因為有的夢話附語是不符合實際情況，前後脈絡露出乖離。“取金釵藏之壁中”的故事出現在《搜神記》和《太平廣記》，原文就如下：

吳人費季，客賈數年。時道多劫，妻常憂之。季與同輩旅宿廬山下，各相問去家幾時，季曰。吾去家已數年。臨來，與妻別，就求金釵以行，欲觀其志，當與吾否耳。得釵。仍以著戶楣上。臨發忘道。此釵故當在戶上也。爾夕。妻夢季曰。吾行遇盜，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釵，遂不以行。留在戶楣上。可往取之。妻覺，揣釵得之。家遂發喪。後一年餘。季行來歸還。出《搜神記》（〈費季〉《太平廣記》第一）³⁷⁾

由這個故事來看，蘇軾文章的“忽聞空中有聲”是不正確的。費季的話不是奇鬼說的，而是妻子夢中聽到丈夫費季說的。雖然如此，蘇軾的這篇觀點不是沒有根據的。《搜神記》裡又有說明蘇軾觀點的類似的故事。

陳國張漢直。至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學《左氏傳》。行後數月，鬼物持其妹，為之揚言曰。我病死，喪在陌上。常苦飢寒，操一三量不借，掛屋後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牖下。皆忘取之。又買李幼牛一頭，本券在書篋中。往索，悉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妹新歸寧，非其所及。家人哀傷，益以為審。父母兄弟，椎結迎喪。去精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相隨。漢直顧見家人。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良以為鬼也。恟恟有聞。漢直乃前。為父說其本末如此。得知妖物之為。出《風俗通》。（〈張漢直〉《太平廣記》第一）³⁸⁾

這裡的鬼不是張漢直本人，而是附他妹妹身的‘鬼物’。看來，張漢直家人都置之為信，進行喪禮，而碰見張漢直之後才恍然大悟，被奇鬼所欺騙的。那麼奇鬼欺騙生人的這

36) 前揭，p. 2321。

37) 《太平廣記》，中華書局，2014，p. 2503。

38) 《太平廣記》，中華書局，2014，p. 2502。

個故事是否事實，我們無妨參看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的內容。在這個文獻裡有不少類似的記錄。其中的一個故事就如下：

副都統劉公鑒言，曩在伊犁，有善扶乩者，其神自稱唐燕國公張說，與人唱和詩文，錄之成帙，性嗜飲。每降壇必焚紙錢，而奠以大白。不知龍沙蔥雪之間，燕公何故而至是。劉公誦其數章，詞皆淺陋。殆打油釘鉸之流，客死冰天，遊魂不返，托名以求食歟。³⁹⁾

紀昀懷疑的是，唐代張悅的魂靈為什麼萬里塞外邊境地方出現？為什麼張悅魂靈所說的詩歌那麼的淺陋？因此他斷定這個魂靈不是張悅的，而是幽鬼託名來求食的。有的扶乩上，扶乩本身設局欺騙的也有，正如紀昀在場發覺扶乩者剽竊名人的詩句行騙。

有歌童扇上畫雞冠，於筵上求李露園題。露園戲書絕句曰：紫紫紅紅勝晚霞，臨風亦自弄天斜，枉教蝴蝶飛千遍，此種原來不是花。皆嘆其運意雙關之巧。露園赴任湖南後，有扶乩者或以雞冠請題，即大書此詩。余駭曰：此非李露園作耶？乩忽不動。扶乩者狼狽去。顏介子嘆曰：仙亦盜句。或曰：是扶乩者本偽托，已屢以盜句敗矣。⁴⁰⁾

設局行騙的姑且不論，在這裡我們注意的是幽鬼本身對生人說謊欺騙的。蘇軾所說的夢中說謊的也好，託名張漢直的幽鬼也好，扶乩場面上幽魂欺騙生人的現象也不能不灌注。

中國古代不少人民相信人死之後靈魂是不滅的。蘇軾也對附身說話的現象提出一些肯定的見解。但是正如上面的記錄，蘇軾不完全相信每個魂靈都是死者本人的魂靈。因此他懷疑這裡的魂靈說話未必是死者本人的附語，而是另有幽鬼所憑附。幽鬼往往是騙人的。不少幽鬼是冒充死者出現欺騙生者，控制生者的心神。

對於子姑神現象，古代不少人都懷疑其真實性。陸遊云：“紫姑吉語元無據，沉憑瓦兆占歸日。”（〈古別離詩〉）⁴¹⁾“北庭茫茫秋草枯，正東萬里是皇都。征人樓上看太白，思婦城南迎紫姑。”（〈軍中雜歌〉）幽他看來，迎子姑只不過是一些婦人希望知道出遊的郎君回家的日期，就進行占卜的迷信風俗。清朝俞樾對蘇軾子姑神的文章提出了懷疑的觀點，在《茶香室續鈔·三姑》云：“余案頭《東坡集》，乃蜀中新刻本，蒐輯雖富，恐不盡可信也。”說子姑故事不完全是事實。

最近郭麗在論文裡也提到：“紫姑就是文人士大夫自身的映射。”意思是文人士大夫

39) 《閱微草堂筆記》卷六〈灤陽消夏錄六〉，p. 363。

40) 《閱微草堂筆記》卷七〈如是我聞一〉，p. 439。

41) 《放翁詩選後集》卷三。

沒有及第時憑借子姑神的口吻顯示自己的才能。她引用許地山的《道教史》中曾說：“因為閨中兒女在正月十五夜所請的坑三姑已不能滿足文人學士鬥詩比文的要求，問功名前程也不如兒女們卜蠶桑那麼單純，所以降箕的也得有點“學問”才成。扶箕是隨著科舉盛行起來的。”並說：“這就更印證了筆者的上述看法。”這雖然有一定的可能性，但不是全面的。⁴²⁾首先子姑神現象跟科舉興盛比例發展的許地山的說法並不符合。因為子姑神故事早在劉宋朝就已經出現。子姑神風俗裡面沒有一點士大夫顯示自己才能的根據。郭麗又提到子姑以女性的身份出現，是因為士大夫階層把自己當作帝王的男主角。這是用現代的觀點和角度來勉強附會的說法。因為子姑神故事與記錄上的身份不一定是女性，並且記錄子姑神文章的人都是當時的官僚，所以他們不必把子姑當作自己。

近來俞秀紅也在《文學形象紫姑之異變》中提出子姑神現象是“遣興娛樂的媒介”是一種文字遊戲的產物。⁴³⁾一些中國學者的這種觀點都是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看待各種人文現象。但是我認為子姑神占卜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哲學領域裡一直保持的實際存在現象，而不一定是文字遊戲。正如臺灣學者李嗣涔認為這些是屬於多層信息場上的現象。⁴⁴⁾目前人類還沒有證明這一領域而已。我們應該說這是冥界魂靈的附身現象。

清朝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有不少關於“扶乩”的記錄。他根據親身經歷的材料強調其真實性，並且分析提出來這種現象裡面的不少蹊蹺，如：“惟扶乩一事，則確有所憑附，然皆靈鬼之能文者耳。所稱某神某仙，大屬假托；即自稱某代某人者，叩以本集中詩文，亦多云年遠忘記，不能答也。其扶乩之人，遇能書者則書工，遇能詩者即詩工，遇全不能詩能書者，則雖成篇而遲鈍。”（《第四卷》）⁴⁵⁾“問其姓字，則曰：“世外之人，何必留名？必欲相迫，有杜撰應命而已。”（《第三卷》）⁴⁶⁾“是扶乩者本偽托，已屢以盜句敗矣。”（《第七卷》）⁴⁷⁾因此紀昀斷定說：“故乩仙之術，士大夫偶然遊戲，倡和詩詞，等諸觀劇則可；若借卜吉凶，君子當怖其卒也。”（《第十一卷》）⁴⁸⁾

從紀昀的幾十篇有關扶乩經驗與記錄來看，這些場面出現的魂靈大都有以下兩個特征。第一，魂靈會寫文字，也能寫詩，跟生人酬酢一些意思。第二，整個“扶乩”的記錄來看，人們占卜過程上出現的魂靈，很少有真正的身份，既不是天神也不是仙人，而是冥界的幽魂。因此他們往往以古代名人或文人自稱。但是在場的有識人士問那些古人的細節問題或者進行文字上的切磋時，他們就被暴露馬腳，從而逃跑消失。

42) 《古典文學知識》，2010年第3期。

43) 《中學語文教學參考》，2016年12月。

44) 李嗣涔著，《靈界的科學》，臺北，Suncolor，2018，p. 49。

45)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北京，中華書局 p. 211。

46) 前揭，p. 183。

47) 前揭，p. 439。

48) 前揭，p. 771。

子姑神現象帶有這兩個特征是因為中國各地方言多，溝通語言都不如寫字方便，所以魂靈通過文字來跟生者溝通。整個材料來看扶乩上的魂靈大部分文化水平並不高。雖然偶爾也會出現稍有水準的詩文，但基本上運用詩文水準較低。因此他們說的預言等言語並不值得信賴。

中國印光法師認為這些風俗及記錄不完全是虛構，但是這裡的附語是幽鬼的亂語，而不是真神佛菩薩話語。

“扶乩”一事，皆靈鬼依托扶者之智識而為。亦或多由扶者自行造作而成者。且非全無真仙，殆百千次偶一臨壇耳。至言佛菩薩則全是假冒。但扶乩者多是勸人為善，縱不真實，因其已掛為善之名，較之公然為惡者，當勝一籌。又可證明有鬼神禍福等事，令人有所畏懼。所以吾人亦不便故意攻擊。奈因其所說，不拘與佛法合不合（稍知佛法之人扶之，即能常說淺近相似之佛法。不知佛法之人扶之，則全是胡說巴道），終多是以魚目為明珠，壞亂佛法，其害甚大（真知佛法之人，決不附和扶乩。佛制三皈，即已分明詳切告誡，何況深義）。故凡真佛弟子，切不可隨便贊同。（〈復李慰農居士書一〉）⁴⁹⁾

佛教著述中，論及扶乩降筆一事，一般都說絕非菩薩真仙，而乃“靈鬼”所為。⁵⁰⁾蘇軾也對子姑神的靈活作詩保持懷疑的態度，看到廣州遇見的神女在場立即寫詩說很可能是借用士大夫的詩句。⁵¹⁾雖然如此，在〈子姑神記〉裡與蘇軾溝通的魂靈是擁有具體身世的故人，並且是具有一定才學與素養的婦女。她是作為冥界的一個冤魂，擁有多少通往古今、預測未來能力。蘇軾在場上問起“神耶仙耶”，實際上是在質問“神耶鬼耶”。紀昀文章裡的“仙”也是“鬼”的尊稱。所以這些指的應該是“靈鬼”。

總之，子姑是朝代的延續過程中流傳非常廣泛的廁神，這位廁神的地位是其他廁神無法比擬的，她出現之後，其他廁神的地位就被取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信仰都十分活躍。在記錄並描寫子姑的眾多作家中，蘇軾就是很特別的一位，在北宋時期他的詩文記錄上子姑神是名實相符的幽魂；她的名字叫何媚，是從冥界下來跟生者溝通的冤魂。通過“扶乩”上出現的子姑神也許到處都有，但是蘇軾當時遇見的魂靈是真實身份的一個幽魂。

49) 《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上》，弘化社，p. 232。

50) 陳兵著，《生與死，佛教輪回說》，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p. 322。

51) 《東坡志林》卷三，中信出版社，p. 208。

5. 結論

蘇軾所記錄的有關子姑神的故事一共有六個文章。在這篇論文裡，以他的〈子姑神記〉為主線，探討了這六個文章中以下幾個問題：第一，蘇軾有關子姑神的記錄包含哪些內容？第二，在蘇軾面前以子姑神出現的魂靈是真實身份來的，還是假託名人身份來的？第三，如果這裡的子姑神是真實身份，那麼對於這樣的現象我們如何解釋？

我在這裡一概否定了中國一些學者所說的那樣不少志怪小說中魂靈的詩句大都是一些士大夫所杜撰的文字遊戲的見解。我認為古代諸多志怪故事不一定是文學作品，而不少是記錄，包括蘇軾的有關子姑神的文章在內。

蘇軾文章〈子姑神記〉裡出現的‘子姑神’，是一名叫“何媚”的魂靈。她原來是一名身世分明、具有素養的婦女。被迫害死亡之後，她得到冥界判官的允許下，重新下來當了子姑神。通過對種種內容的分析，我們可以推測，蘇軾面前出現的魂靈是一個名實相符的子姑神。但是我們不能說志怪故事裡所有的子姑神都是“何媚”，〈子姑神記〉裡蘇軾遇見的魂靈就是真實身份的何媚。

古代不少志怪故事裡，死者的魂靈附身與生者溝通的情節。一般認為這些都是一種迷信現象，不可置信。但是我們把它作為一些真實記錄來看待，問題就完全轉變成“如何證明”的課題。‘現象’不可能都是能夠證明的，而是可以推測。正如因為紀昀和印光法師所說得那樣，也有不少冒充名人文人來欺騙生者的幽鬼。所以在這一篇論文裡通過前後脈絡來進行分析，我們可以推測到蘇軾所記載的子姑神應該就是何媚。既然如此，這樣的現象我們可以給出如下解釋：如何媚那般，帶著許多困惑或怨恨的魂靈，可以通過扶乩等靈媒活動出現與生者溝通。而這些場合上，也有不少騙人的幽魂。正因為如此，蘇軾也對這些現象持有略帶懷疑的見解。

【參考文獻】

- 張志烈主編，《蘇軾全集校註》，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
-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
- 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2014。
- 李昉，《太平廣記》，中華書局，2014。
- 宋力等，《中國民間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
- 印光法師《印光法師文鈔三編上》，弘化社，2004。
- 陳兵著，《生與死，佛教輪回說》，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 諸雨辰譯註，《夢溪筆談》，中華書局，2017。
- 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華書局，2016。
- 李嗣涔著，《靈界的科學》，臺北，Suncolor，2018。
- 郭麗，〈說“紫姑”〉，《古典文學知識》，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3期。
- 劉勤，〈蘇軾紫姑書寫系年正誤〉，《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7卷 第1期，2018年1月。
- 劉勤，〈試論蘇軾對紫姑神的矛盾態度〉，《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第40卷 第6期。
- 俞秀紅，〈文學形象紫姑之異變〉，《中學語文教學參考》，2016年12月。
- 袁丁，〈蘇軾對巫術的矛盾態度〉，《平頂山學院學報》，第33卷第3期，2018年6月。

【논문초록】

키워드	중문	子姑神, 仙姑, 紫姑, 扶乩, 幽魂, 鬼魂				
Key Words	영문	Ghost Zigu, Xiangu, Zigu, Fuji, Ghost, Spirit				
<div><div>A Study on Su shi's Record about Ghost Zigu(子姑神)</div><div>Ahn, Hei-Jin</div><div><p>There are six volumes of Sushi蘇軾 that has records related to Zigushen子姑神. Among them, <Zigushenji> is the record about Sushi's observation of a shamanic ritual at a house in Huangzhou. Here, Sushi had a conversation with a spirit named Zigushen, and recorded the details of the convers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main points focusing on Sushi's records. The first point is the discussion of the credibility of his story by comparing with five other works of his. The second point is the credibility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the conversation with the spirit. The spirit claimed that she was a woman name Hemei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And she described events during and after her life to Sushi in detail. She also wrote several poems after the conversation with Sushi. The third point is about how to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if her words were truthful, and why Sushi slightly doubted the phenomenon. Considering these points, this work concludes as follows. Not all Zigushens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s are Hemei, but the one in Sushi's work is. The concreteness of the conversation and the phrases from the poems support the idea that it is not fictional. Modern Chinese scholars treat these ancient records as literary works. They argue that these fictions are of intellectuals expressing their concerns through ghost stories.However, this view is based on materialistic thinking. We can understand the mental world of ancient Chinese people, if these stories are treated, not just as literary works, but as records. There are thousands of similar stories in 《Taipingguangji太平廣記》, a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Jiyun紀昀 of the Qing dynasty has also written many stories about shamanic rituals. His writings are relatively objective and detailed. This paper analyzes contents of Sushi's work with Jiyun's writings. Of course, not all phenomena of shamanic rituals are believable. Spirits can be deceitful, even when the conversation coincides with the reality.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Sushi was doubtful toward the Zigushen phenomenon.</p></div></div>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안희진 / 安熙珍 / Ahn, Hei-Jin				
	소 속	檀國大學校 中國學專攻				
	Em@il	china@dankook.ac.kr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0.04.27	심 사 일	2020.05.25	게재확정일	2020.06.11